

夜未央



(照小者著)

1 9 2 8

革新叢書之五

夜未央

夜 未 央

著 者：廖 抗 夫

譯 述 者：李 石 曾

出 版 者：廣 州 昌 興 街
革 新 書 局

代 售 者：上 海 江 灣
出 版 合 作 社

實 售 價：大 洋 四 角

出 版 期：一 九 〇 八 年 十 月 初 版
一 九 二 八 年 五 月 四 版

序言

吾甚喜吾之夜未央新劇，已譯爲支那文。俾支那同胞，亦足以窺見吾之微旨。夫現今時世之黑暗，沈沈更漏，夜正未央，豈獨俄羅斯爲然？我輩所肩之義務，正皆在末易對付之時代。然總而言之：地球上必無無代價之自由。欲得之者，惟納重價而已。自由之代價，言之可慘，不過爲無量之腥血也。此之腥血，又爲最賢者之腥血。我支那同胞，亦曾流連慷慨，雪涕念之否乎？吾屬此草，雖僅爲極短時代一歷史，然俄羅斯同胞數十年之勇鬥，精神皆在文字外矣。支那同志，其哀之乎！抑更有狐兔之悲耶？

一千九百零八年夏波蘭文學博士廖抗夫序

第一場

佈景

1

(戲臺上裝着兩間房子，左邊是低矮的黑房，右邊是一間尋常的客堂。房子上堆起一層薄薄的雪，發着青閃閃的光亮。

客堂右邊，有兩扇大窗，窗門上蓋着兩片厚厚的布簾。在簾子縫內，隱隱看出有花一盆，放在窗板上。客堂後面有兩門，右邊的是通入內室，左邊的便是走向街上的大門。一盞孤燈，高掛在客堂中間。燈下放一張小長方桌子。桌子的四面，有七

角八對的椅子幾張。右邊牆根，放着一張小小的楊妃榻。窗子下面，近着牆角，放起一個箱子。通內室的門旁，還裝點着，掛上俄皇的照相兩幅。客堂左邊壁上，掛起一張厚氈，遮掩起通入黑房的小門。

黑房裏面閃閃爍爍，彷彿有豆大的一點燈光，隱在許多亂箱子中間。俄國冬天是夜長晝短，故這時候，雖在午後，天光已經曠黑。臺下的看客，但聞機器吉札的聲音，從這黑房裏出來。

馬霞，蘇斐亞，兩個女子靠着客堂的桌子，相對坐着。

馬霞十八歲，扮着女僕的裝束，一頭棕黃色的頭髮，面色

狠爲和善。

蘇斐亞二十九歲。正在那裏趕忙的摺報。摺好了一張，便放進地上的皮包中間。

馬霞閣起報紙不摺，枕着手，在那裏看書，不肯放手。

蘇斐亞一面摺報，一面低聲的催着馬霞：

蘇 馬霞！你還看書麼？這不是看書的時候。我們快些摺報罷。安娥一回兒就許來，那時這報須要摺齊纔好。那時你再看書，還嫌遲麼？

（馬霞只管看書，口中答應着。）

馬 一回兒就完了。

（不多一刻，他把書本放下，趕緊把報紙摺起。）

馬！
你說的不錯。

（蘇斐亞忽然將報紙停閣在一邊，聽了一回，起身到黑房門口，提高着啞喉嚨，對着裏面說道：

蘇！
小心些！這機器的聲音太大。

（機器的聲音，便慢慢低緩下來。一回兒忽然停止。昂東從黑房內走出，年約三四十歲，面有縐紋，形容枯槁，常常乾咳；身上穿一件內衫。從黑房走出的時候，把手掌遮了光亮。一隻手中拿了一大疊新印好的報紙，放在桌上。便將兩手插在褲袋中間，不住的在客堂裏跑來跑去，帶着幾分煩惱的形狀。）

昂！
怪事！這個倒運的機器，時常要加油，被他煩惱死了。幸虧再印一回，便能

完成，那時我便快活了。

蘇 又來了。今天你又是這樣的煩惱。

昂 爲什麼這個怪東西，今天這樣的作響！

蘇 好在下面沒有人，誰能聽見呢？

昂 我告訴你們。我覺得今天，必要出些亂子。

馬 你今天自己有點不舒服就是了。不要又來駭我們了。

（昂東也不理會別人的話，自己自言自語道）

昂 樺西里還沒有給黨大樂尋得假護照來。可恨那看門的狗才，一下子便會放那巡捕進來。

（指著內室的門又說道）

昂 他還睡著麼？

馬 那自然，不然，這時候我們早已見他了。

（馬霞向內室看過。）

馬 他還睡著呢。

蘇 他睡了二十四點鐘，還不會醒過麼？

昂 你們想罷。他在牢監裏，輕易不得睡覺。唉！那七個月的牢監，不是好頑的。他說十夜不曾合眼了。非夜間，不能鏟那牢監裏的窗棧。

馬 唉！森彼得堡的朋友，他們却受苦了。

昂 白天他是不能睡覺。他乃一直跑到這裏。

（昂東繙眉的說道：）

昂 但是，他也有些瘋了。如何沒有護照，就跑到此地來呢？

蘇 他們曉得樺西里已經不在此地了。我們須要有幫忙的人。可巧黨大樂要尋一個地方躲避。自然是沒有比此地再好的了。

昂 若是昨天那守門的沒有看見，自然那護照暫且可以不要。

馬 設或黨大樂還要捉到官裏去，那就倒楣極了。

蘇 已經有一個禮拜。是不是？

昂 他給我們招過二十幾張護照，現在全丟了。不然，這時候便狠有用，還有什麼可說呢？

（說罷，仍向黑房印報去了。便聞機器的聲音，較以前輕了許多，又慢慢響著。

大家等著樺西里，愈等愈不耐煩。

馬 昂東何以今天這樣的著急？

蘇 這怪不得他。一天彷彿在火山上似的，怎樣能受。

馬 大約這是個傳染的病。現在我也覺得煩躁起來。

蘇 我想昂東他在那黑暗的土房裏，再不能支持了。須到外邊來歇上一歇，纔好。

馬 你想他肯麼？

蘇 我們比他們男子的耐性，是好些。

（叫門鈴忽然大響起來。蘇斐亞疾忙收拾桌上報紙，一齊放入皮包內，又將皮包疾忙的蓋在牆角近處的箱子裏。馬霞一面拍著黑房

的門，一面披了圍巾，出去開門。黑房裏機器的聲音立刻便停止，昂東跑了出來，急急的從壁上取下一件外衣，披在身上，假裝著坐在爐邊取火。

馬霞開門後，悠閑的回來。手裏拿著一封信，同了一件不知什麼東西。一面解他的圍巾，一面說道：

馬 我道是誰。原來就是郵局的送信人。這是信，這便是官報。

（說罷，即將官報擲在一邊。昂東氣忿忿的說道：

昂 沒有法子叫人家心上安靜。

（解了他的外衣，掛在壁上。正要向黑房裏去做工。馬霞拆開了手中的信，得著一張照相。便送給蘇斐亞觀看。蘇斐亞帶着帶笑，對著照

相點頭的抖著)

蘇賽爾嘉！

馬你的小孩子麼？我不明白。何以你們相隔這樣的長久，連這孩子的照相還沒有。

昂他媽媽的成見很重。他常說，小孩子們不應當照相。

蘇信封裏沒有信麼？

馬沒有。或者明天另外有信來，亦未可定。

蘇幾時我們便能看見這個小寶貝，昂？你這兩天，我看你累極了。你要歇歇纔好。能換些空氣，便爽健得多。你拏去看這小孩子可愛不可愛？

昂你們女人家，便有這種閒情別緻的空想。……遲一遲，到牢監裏去歇著，

還遲麼？

馬：終喜歡說些這麼的話！

（蘇斐亞連連的向照相上親了幾個嘴，遞給昂東去看。昂東看了一看，便放在衣袋裏面去了。）

蘇：你看他將來必定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！等到他十歲的時候，我們叫他到這裏來，好不好？他自然可以幫我們的忙。並且……

昂：等到他十歲的時候，還有七個年。你曉得這七個年有多少長短麼？
（蘇斐亞搖頭道）

蘇：七年！

昂：七年！那時我們早已變了西伯利亞的人了！

馬 不要亂說了

(又指著黑房道)

馬 七年之後，或者用不著這麼一個黑穴穴的地牢。我想再有七年，必定能把我們的思想，做起報紙，在鬧市裏面，租著房子，白晝的印起來，發行到全世界去。

昂 馬霞你真是一個會打如意算盤的女兒。哼！再有七年，再有七年。

(昂東便走入黑房去印報。蘇斐亞同馬霞，也重新取了報紙摺疊)
蘇 安娥何以還不來？

(馬霞不回答。停了一刻，蘇斐亞又自言自語道)

蘇 樺西里也不送護照來。此時真的，連我也有些著慌。想來他說起的那張

護照，不在手頭。

馬

他終可以尋得一張……我想樺西里終可以尋得一張……但是，從現在想來，我却有些不大明白。

（馬霞好像狼躊躇的樣子。）

馬

樺西里……

蘇

我也是這麼想。

馬

我們鐵鑄著的樺西里，忽然鬆泛起來麼？從前他是怎樣的熱心。難道忽然冷淡起來，便這麼快法？

蘇

你剛纔覺得我見他這樣冷清清的，已經一個月了。他告訴我；他說今天他來此地，就是末了的一次。以後他要做旁的事情去了。他說在此地活